

■新作聚焦 冯骥才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再次踏入同一条河

□项静

冯骥才的新作《艺术家们》重回“新时期”艺术的萌芽期,在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冯骥才那一代写作者开启艺术生涯的起点,也承载了时代风云激荡、创新与尝试、灵魂洗礼,而其间的历史已经深刻在那一代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作品中。

40年后再回到那个充满了异域来风的“地下沙龙”,回到紧密的楚云天、罗潜、洛夫人小团体与各种观念思想碰撞中去,物是人非,必然包含了再次踏入同一条河之回溯和省思的热望。

《艺术家们》以三位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是直接地去面对艺术价值问题,它讨论艺术的价值是怎么产生的,这也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小说之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从头说起的回溯方式,其实是一个撕碎而又组合起来的过程,回到艺术价值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具体情境之中,把叠加交错的艺术淬炼过程呈现出来。在地下艺术的时段,三个青年画家抱团取暖研习各种世界艺术经典宝座上的画作、音乐、文学等,这塑造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原力的起点。接下来是一个大地震的时刻,这是一个悲情的时刻,三个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彼此之间因为生死而更加紧密,他们的艺术诉求也更加本土化,大地、黄河等意象进入他们的视野,类似于寻根文学的时段。还有三友之一的洛夫自杀以后的那段时间,在被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消磨了才华之后,人生的秋景和艺术的黄昏交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大历史的时间,另一方面是非常个人化的私人时间,之间有一

个彼此的调和和融合。这是一部分解析艺术自我诞生过程的作品,也是讨论何为中国的艺术、时代的艺术,什么是一个真正中国艺术家的价值的作品。艺术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它始终处在滚动之中,艺术只有跟具体生活、在地感糅合在一起的时候,美才是有力量的,才是真实的美。

《艺术家们》从“三剑客”的艺术小团体写起,他们定期到罗潜家那间类似世外僧房的居处去谈论和欣赏近期获得的文学、绘画、音乐资源,是他们沉迷的精神殿堂,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艺术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小说中有一句话描述楚云天与妻子随意的二人世界,“那不是个舒畅的时代,照亮内心的还在于自己。这光亮并不是苦苦寻找来的,而是他们的天性,与生俱来。”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个三人共同体,他们靠着彼此的天性和心意,在模糊不清的艺术世界中四处探求光亮。除了三人小团体,他们的人际交往也在不断往外拓展,弹钢琴极出色的混血延年,闲云野鹤般的徐老师,画坛才女唐尼等等,用罗潜的话就是“多结识一个有才气的人物,可以多看一片精神的风景”。小说中有30多位有名有姓有性格的艺术家,还有20多个其他类型的人物,他们都是毫无铺垫地自然而然走到画面中间来。比如有一位叫苏更生的文学爱好者,这个人物是楚云天在聚会的时候很随意提到的一个文学知己,是他需要文学补给的朋友。再比如跟楚云天有情感纠葛的田羽菲,她出现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三个人去小沙龙里面聚会,田



羽菲是洛夫没跟大家商量直接带进来的一个人,眼光挑剔又有艺术见解的唐尼,让楚云天青眼有加的高宇奇都是在不经意中闪进故事现场的。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方式都是很随意的,这个随意性就回到了中国艺术的一个出场方式,像《清明上河图》那种稠密的人群,也像话本小说中的人来人往,其体量集合了19世纪的文学那种宏大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表达方式。

在巨大的人物串和复杂的艺术心灵史

艺术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它始终处在滚动之中,艺术只有跟具体生活、在地感糅合在一起的时候,美才是有力量的,才是真实的美。

中,最打动我的还是“三剑客”,他们几乎盖过了作品中的所有女性和次要人物们的光彩。现代化的城市创造出一个个的“non-place”,人与人之间稀薄而功利化的交往在他们的映照之下,显现出了“亲密人情”的动人时刻,比如他们在艺术萌芽期那种彼此之间的最初一念之真,以及在地震之后,互相的寻找和守护,从艺术延及生活。尤其在萧瑟和离散的结尾,在这两个时刻的回溯中看到一种深切的缅怀和珍惜。

■创作谈

人类艺术史的进程中,两次迈出巨人的脚步:一次是从自发的艺术到自觉的艺术,一次是从自觉的艺术到艺术的自觉,后一次的缘故是艺术家的出现。自此,艺术就变得无比艰难。

艺术家的工作是把艺术个性化。创造的含义就变为独创。艺术中没有超越,只有区别,成功者都是在千差万别中显露自己。艺术家的个性魅力成了他艺术的灵魂。于是,平庸与浅薄被视为垃圾,因袭模仿被看作偷窃,都是艺术的淘汰物。但是如何把个性的魅力变成个性的艺术,艺术家们各有各的秘密。

凭借着他们的努力,创造一个世界。这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智慧到处发光,才华到处流溢,所有颜色都是语言,所有声音都有灵性,所有空间都充满想象。艺术中的一切,都是由无到有,每个人物都是虚构而成,还要同活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性格有灵魂,可是这些人物的生命却不从循循活人的生死常规;不成功的人物生来就死,成功的人物却能永恒。有时,他们在书中戏中电影中死去,但在每一次艺术欣赏中重新再活一次,艺术有它神秘的规律。由于艺术的本质是创造生命,它一如人的生命本身,是个古老又永远不解的谜。

艺术家活在自己的艺术中,艺术一旦完结,艺术家虽生犹死。长命的办法唯有不断区别于别人,也区别于自己。这苛刻的法则便逼迫艺术家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宁肯在人间死掉,也要在艺术中永生。难怪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七颠八倒,在虚构的世界里却不会弄错任何一根纤细的神经。反常的人创造正常的人物。人们往往能宽恕艺术中的人物,并不能宽恕生活中的艺术家。

真正的艺术常常不被世人理解。在明天认可之前,今天受尽嘲笑;不被理解的艺术与失败的艺术,同样受冷落,一样的境遇,一样的感觉。艺术家最大的敌人是寂寞,伴随艺术家一生的是忽冷忽热的观众、读者和一种深刻的孤独。

这便是我心中的艺术家。他们的苦恼不是缺乏世俗的财富,而是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艺术和精神的财富。所以,他们是天生的苦行僧,拿生命祭奠美的圣徒,一群常人眼中的疯子、傻子或上帝。但如果他们没有他们,人类的才智便沉没于平庸,生活化为一片枯索的沙漠,好比没有山,地球只是一个光秃秃的暗淡的球体。

关于艺术家

□冯骥才

■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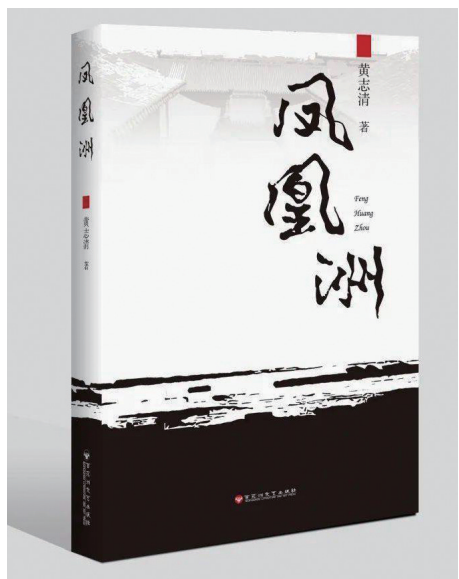
江南水乡的百年家族史

□公仲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一气读完了黄志清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凤凰洲》。尽管是在手机上阅读原稿全文,老眼昏花,颇为吃力,然读后的一种满意的获得感,叫我兴奋不已,忘记了疲劳。

作者黄志清是位国家公务员,也是一位痴心文学的业余作家。他利用公务之余,倾注全部心力来创作这样一部很有分量、不可多得的文学长篇巨著,实为难得可贵,令人敬佩!作者是有志气、有抱负、有信仰之人,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基层工作有30余年,可读书勤奋,眼界高远,熟谙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更凭借多年文案头工作之经验,创作如此长篇小说,驾轻就熟,似高山流水,畅快淋漓。其构思的严谨,情节的玄妙,语言文辞的精美,让人们读之赏心悦目,爱不释手,颇有老到作家的风范也。

有意思的是,我在阅读此小说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两部作品的文学定位让历史去评判,我不敢妄议,只想在此简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比一下它们的异同。《白鹿原》写的是西北关中黄土高原,那里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的积淀尤为沉重、顽固、僵硬;而《凤凰洲》写的是江南鄱湖水乡,它比大西北的开发要晚,可也有近千年的文化底蕴,开阔、深沉、丰润。《白鹿原》没有从古老的汉唐历史起笔,而是集中在清末到民国新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写尽了白、鹿两个世代家族祖孙三代人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的矛盾斗争,是一部民族的家族史、命运史,小说的重点是写战争时期。有趣的是,《凤凰洲》写的也是两个家族范、严的世代矛盾斗争。它的起笔更早,追溯到了清末到民国新中国的起源,它的重心是在新中国,写范、严两家四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行为和操守,书写了江南鄱湖水乡百年的血泪史、奋斗史。《凤凰洲》写的是江南水乡的渔村渔民。小说的代表人物范淳杰,尽管个性独特,毛病不少,甚至被驱逐出族门,但经过流亡,闯荡江湖,饱经沧桑,尝尽了世态的炎凉冷



暖,也看出了农村困顿贫穷的症结所在,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大路。他能反躬自问,忏悔反省,团结范、严两族民众,弥合世代冤仇,砸碎两族不准联姻的枷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法则,通商宽农,建大桥,开市场,办生态公园,搞旅游开发,把个凤凰洲闹得风风火火,喜笑颜开,凤凰真的飞到了凤凰洲!

这两部作品都是在写史,却更钟情于写人写人情人性。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们关注的当是写人。写人写人性才是文学的本真,文学的生命所在。正是有了白嘉轩、白孝文以及鹿三、黑娃和田小娥等,人们才能记住《白鹿原》,才能不朽;而《凤凰洲》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范谦发、范淳杰、严兰、严诗如等一系列有个性有人情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才成就了《凤凰洲》。

■新作快评 刘致福散文《楸树与木槿花》,《人民文学》2020年第11期

细密的情感质地 清丽的价值光华

□朱延华

刘致福的散文《楸树与木槿花》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屋后的楸树”,塑造了楸树物象和父亲形象,后一部分“园边的木槿花”,塑造了木槿花物象和母亲形象。作者把这看似独立的两篇散文合二为一,结构方式独特巧妙,更是以强烈的内在情感逻辑连接而成。楸树的高大挺拔与木槿花的秀丽柔韧构成鲜明的对比,宁折不弯的父亲形象与素朴要强的母亲形象实现相互映衬,这就使得文章意蕴更加丰厚,情感更加真挚,意象更加鲜明。

抒写平凡伟大的品格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刘致福是用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来抒写父母亲的。散文重在缘情说理,借景抒写情怀,表达丰沛的真情实感。《楸树与木槿花》的情感表现非常美,美在情感丰富,美在表达细腻,美在立意纯净,美在关系坚实。情感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刘致福在刻画塑造父亲母亲形象时,并没有刻意拔高,而是非常生活化地描写一个个读者似曾相识的生活情境,通过寿材写父亲对奶奶的歉疚,通过楸木大柜写奶奶对大哥的牵挂,通过发而烧火烙书写父母的夫妻情深,通过捕蝉写了父亲对自己的纸鞋柔情……整篇文章情感细腻入微,富有节奏和层次的丰沛情感,动人心魄,因而,作者所刻画父亲母亲,读者虽未谋面,却又感到非常熟悉亲切。

楸树木质细密坚硬,在作者老家是稀罕树种,是打家具的上好木材。文中,家里一直缺楸树木材,先是奶奶想找楸树做寿材,后是大哥结婚想打楸木大柜,可父亲一直担任村支书,总是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寻找。父亲担任村支书时,哥哥本来可以通过推荐做工农兵大学生,父亲却把机会让给别人,后来新的村支书照顾自己的侄子,哥哥最终没能上学。作者就这样让楸树与父亲的形象建立了联系,“那棵曾经长在我梦里的巨大的楸树与眼前的楸树林叠印在一起,让我再一次真切地想到父亲。父亲宁折不弯的气概和这挺拔的楸树何其相似!”收拾菜园,扎架囤帐(篱笆),母亲总是提前剪好木槿枝条,隔两步就在篱笆中插一根,到了夏天便枝繁叶茂,与篱笆浑然一体,既美化了园子边,也种下了一片菜园。

文章写了母亲的很多本事,最后,作者动情地写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母亲,一生都与泥土纠缠不休,却能把贫穷、平淡的日子过出花来,聪慧、清丽与素朴、要强,这些精神与品性在乡下的背景下愈显亮丽可贵。”“清丽”这个词,与“聪慧”“素朴”“要强”等美好品性并列在一起,闪耀母性的独有光泽,特别见出刘致福用词选意的精准。写物的目的在于思人,刘致福善于化景物为情思,寓哲思情怀于景物,父亲的无私无畏,母亲

的平凡朴素,有限的生命因这些永恒的精神品质而跨越绵长岁月,不断闪烁着价值光华。

刘致福的这篇散文看似艺术手法简单,其实是以细密的情感为纬线,以清丽的价值为经线所编织出的精美丝绸,也是以细密情感为血肉,以清丽价值为骨骼所塑造出的丰美雕像。阅读过程中,读者眼前不断闪现家庭生活的温馨场面,心中不断感受亲情伦常的烟火气息,常常让人沉浸于作者创造的美妙情境和惊叹于作者所创设的美好意象。“咀嚼着清甜的花瓣,不自觉地想起老家的园帐,想起带领我们扦插木槿花的母亲,母亲的面容如木槿花瓣一般鲜艳、清晰。”“但一会儿那树上的花叶慢慢变成了父亲的脸,那树竟是父亲站在那儿。父亲腰板挺直,眼睛望向远处,神采奕奕。”当母亲的面容与木槿花重叠在一起时,当楸树上的花叶变成父亲的脸时,文章水到渠成地完成了独特审美意象的构建,作者主观抽象的情意不再无迹无影,而是以清晰生动的形象展示了出来。如果作者只是写具体的植物物象,文章就缺失了诗意与蕴藉,把这些形象与父亲母亲建立情感联系之后,再升华抽象概括出相似的精神品质,自然物象与人物形象之间就生成了物我合一的审美意象,这大概就是《楸树与木槿花》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所在。

Advertisement for Guangzhou Literature Magazine (《广州文艺》2020年第10期目录). Includes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categories like 'Readings', 'Viewpoints', 'New Era', 'Contemporary Classics', 'Cross-media Reading', 'Guangzhou Elements', 'Cover', 'Seals', and 'Weather'. It also features a 'Monthly Poetry Star' section and a 'Tea House' sec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Circles and Creative Writers Association, is provided at the bottom.